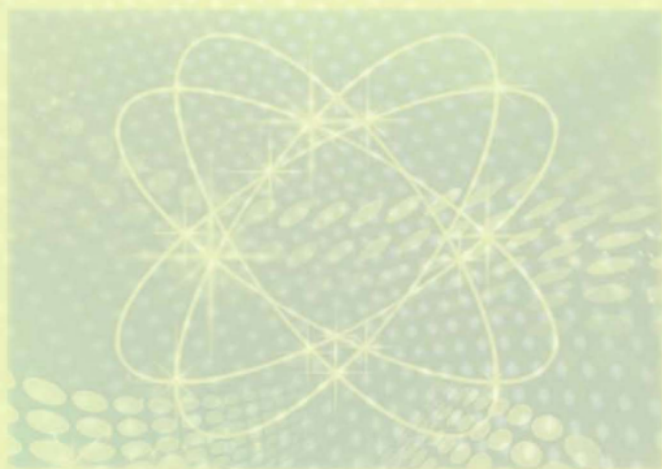


摆渡

张伯苓 著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摆渡

——张伯苓短篇小说集

张伯苓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摆渡 / 张伯苓著. —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16.12

ISBN 978-7-201-11326-5

I. ①摆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
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36297 号

摆渡

BAIDU

张伯苓 著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沛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 300051
邮购电话 (022)23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子信箱 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 张素梅
装帧设计 卢扬扬

印 刷 天津市纳彩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15
插 页 2
字 数 200 千字
版次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5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致电联系调换(022-23332469)

序 言

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逐步加快,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城市里生活,这是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现象。反观文学创作,虽然深受现实各种因素的影响与限制,人们对中国广大乡村的关注却始终不曾改变。鲁迅、沈从文、赵树理、孙犁、高晓声、陈忠实、莫言等等,以乡村为书写对象的乡土文学成为中国文学一以贯之的主流之一。当代文学名家们仍在不停地“耕作”自己熟悉的故土,这是因为他们都曾亲身经历过农村的生活,对曾经生长的农村怀有浓厚的感情。然而现在的创作环境是,大多数作家禁锢于钢筋混凝土的楼房,他们已经不能够离开现代商业社会,或是体验生活,或合理想象,因此他们试图在本土与现代的冲突与碰撞中融入新的元素,不断求生存、求发展、求创新。也有一些人,他们出身于农民家庭,多是因为怀旧,农事生活和童年、少年乐趣油然而生,拿起了笔,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不可抹去的乡愁,虽未一生从事文学,却也为新时期乡土小说增色添彩不少。张伯苓先生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和广播电视文化工作,写过许多通讯、报告文学、散文等,这次又出了这本短篇小说集,也算是当代文学大军中的一员。

读伯苓先生这本 20 万字的短篇小说集,从中可以看出他心中的乡愁、对故土的眷恋、对家乡的情怀,字里行间融合着他深深的乡村记忆,从不同角度,反映着浓郁的乡土情结。书中有描写作者童年记忆的亲情友情,如《磨眼儿》《火盆儿》《摆渡》,以深情的笔墨,将亲人挚友的音容笑貌展现于世;有极力展现乡村小人物形象与命运的描写,如《杠头田老三》《“大了”邱四方》《砸喜》《土秀才》《知情小马》等;有描写乡村里留下的工匠作坊产业的,如

《铁匠老党》《豆腐坊里的故事》《李老头的木匠铺》《铜锅》《磨剪子镪菜刀》《蒜爷》等,形象具体,写得原汁原味;还有一些描写其工作和生活趣事的,如《羊爷逮鱼记》《评分儿》等。在这些浓浓的乡愁味十足的文章背后,重点揭示着底蕴深厚的村落文化与民族文化,也透露出村落的人情世故与个人情感。从《土秀才》到《蒜爷》,从《杠头田老三》到《“大了”邱四方》,看到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薪火相传,而在《蒜爷》中,通过种蒜人与小勤城乡差异的恋爱线索,描写了当宝坻当地大蒜再次打响京城时,六十年前因“六瓣红”而相爱的昔日情侣再次相见的情景,意味深长。

作品努力呈现乡村诸人诸事的精气神,并试图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去写作,这种写作态度值得肯定。如今的乡土小说不好写,难就难在大部分写作的人都已经远离故土,虽然少时生活在农村,但因各种机缘离开了家乡,身在城市而言他,虽然也写乡村,但是思维方式已经城市化了。再就是经过改革开放,农村也发生了巨变,现在的农村逐步走向现代化和城市化,很多事都消失殆尽而只存在于故事里。很多人写小说都在追忆、怀旧或用过去的农村写现在,写作内容程式化,而在弘扬新时代农村方面没有突破。所以能够挖掘出乡土中国的传统文化,既有乡村风俗、乡音乡韵,又能够自觉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,写他们的生存、生活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山乡之变,把握住农村当下的现实性,才能使乡土中国的形象呈现出多样的光彩,使乡土小说呈现出多元的艺术特色。中国农耕文明的文学抒写,会一代接一代延续下去,而遇到的挑战则越来越多。

伯苓先生作为退休的地方官员,仍能拿起手中的笔,默默耕耘,不辞劳苦地进行创作,我为他的这种精神而感动。这本小说集,是他小说作品的开斧之作,从乡土角度,瞄准小人物,真正在为人民而写、为人民而歌,写出这样的作品难能可贵,小说的背后一定倾注了很多的心血,这也是他文化积淀和丰富生活阅历的体现。我对此小说集的出版表示祝贺,也希望他在文学道路上,越走越远,写出更多为读者所期待的好作品!

何建明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

目 录

磨眼儿/001
摆渡/008
火盆儿/017
媒婆/025
蒜爷/040
砸喜/050
杠头田老三/060
“大了”邱四方/070
知青李小马/080
土秀才/091
评分儿/105
羊爷逮鱼记/111
李老头的木匠铺/132
老槐树下的剃头匠/148
豆腐坊里的故事/160
铁匠老党/171
烧窑工/184
铜锅/193
磨剪子戥菜刀/199
拜年/209
“棒槌”爷大闹婚宴/225
后记/231

磨眼儿

按照城里人的说法,村口的大石磨,就是我们村的“地标”。这“地标”虽早已随着时代的脚步消失,可每次回家,我都到大榆树下石磨的故地转上两圈,找找童年的感觉。小时候,我们五个顽童,手拉着手才能抱紧大磨盘,磨眼儿光滑细腻,推起来发出“咕噜咕噜”的响声,就像肚子饿时发出“咕噜咕噜”叫声的扩大版,至今难以忘怀。

小时候只知道村口有大石磨,却没想起问问大石磨咋来的?长大了离开家,走得越久越想知道大石磨的“身世”,一回家碰见老人就打听,可他们都说:“谁知道咋来的,从我记事儿它就在那儿。”“估摸着少说也有几百年了,是老祖宗留下的。”其实,大石磨的发明者是春秋时期著名土木工匠鲁班,是他凿出了这盘能加工粮食的“石磨”。至于村里从什么时间有的石磨,无人说得清楚。有回,娘见我还对大石盘如此感兴趣,便说:“那些个老糊涂知道个啥,整天仨饱一倒蹲墙根儿,不如去问问张老爹。那老爷子跟大石磨待了一辈子,把磨盘打扫得比他的炕还干净。”娘说得对,我咋就没想到问问张老爹呢?虽然论年纪他在村里不算最长,嘴上也跟挂着一把大锁头似的,轻易不开口说啥,但他心里肯定埋着“故事”,兴许就等着有人来刨呢。遗憾的是,那次回家时间太短,又赶上张老爹犯了咳嗽老病,没谈成,觉得还有机会,没承想隔两年再回来,人去磨空。

娘说那老爷子归齐还是走在大磨盘旁,死活让村里人把他从医院抬回来,说看不见大磨盘,心里空落落的。“这老爷子的死心眼儿,谁也比不了,如果在医院住着,兴许能多活几天。你是文化人,看娘说的对不对。”娘一边从

面袋里舀面一边跟我唠嗑,我发现面袋子上印着某某超市的字样。“娘,打多咱开始不用大磨盘的?”“有个两三年了,怪累的谁还去推磨,买一袋面又省事又省时。对了,好像从那时起,老爷子的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。听邻居的蔡婶说,虽然没人用磨盘了,但老爷子还是天天打扫。有一回不知他打哪儿弄来点儿‘麦子’,非要自个儿推,一边推一边抹眼泪,你说这老爷子怪不怪,真是有福不会享啊。”娘的话我没接茬,我知道有些话跟娘说不清,即使说清了她也未必明白。好在村里人都说,张老爹是个好人,说起“磨眼儿的故事”滔滔不绝。尤其让我感动的是,娘说村里人把张老爹的丧事办得很隆重,灵堂设在磨房里,墙上挂着他的照片,支书说一个吹鼓手也不请,也不买烟酒点心,而是让会计买了几大袋子麦子撂在磨盘旁。那天村里的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姑娘媳妇们在家的都来了,书记说:“老爷子没后人,咱就是他的亲人,他这辈子没少为乡亲们干事,咱就好好送送他。烧香磕头的事就免了,我琢磨老爷子最爱听的是磨声,愿意的就过来推几圈,全当跟老爷子告别,祝福他在天堂也有一盘好磨……”

不知不觉走到磨房前,树上的榆钱儿黄里透白,扬扬洒洒,让太阳编成了一个斗笠罩在房顶上,带来一片清凉。在门前的石墩上坐下,脑海里倏然浮现出诸多往事。

三间磨房,简易通透,靠屋东边的大石磨,占据了房子的半壁江山,石磨下铺着的砖道,久而久之,被村人推磨的脚步踏出了印痕,凹成了一道周长的深沟。隔壁而居的单身张老爹,成了磨房主人,与磨相依为命,形影不离,把磨盘里外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谁家磨完了面,前脚走,后脚他在磨上就拾掇开了,抠抠这儿,打扫打扫那儿,连老鼠夜间出来骚扰,老人也要起来,拿着棍子,把它轰跑,以保持磨房的整洁。

石磨钝了,张老爹会拿出他的杵磨绝活儿,在众人的帮助下,两只老树虬枝般的大手抠住磨盘的缝隙,用力一拱,把上磨盘翻过来,然后用小铁鍬子在那杵磨,顺着盘磨里的沟沟,杵着沟心,铁鍬子撞击着石头,冒着“刺啦刺啦”的火花,飞溅到脸上,那胡须几次竟让蹦出的火花烧着了,冒出了青烟,可他还是那样的专注,好像烧的不是他的胡子,仍然叮当敲打着鍬子,杵着石磨。

浪沟深深,交叉拧成的麻花,上磨盘的麻花与下磨盘的麻花反向而行,石尖锋利,磨面就更快了。杵完了上下磨盘,还要检查下磨盘的磨棋子稳固不稳固,看看上磨中间凹进的套磨棋子的圆眼儿合缝好不好,一切妥当,浇油润滑,然后再将杵好的磨盘翻过来扣上。

圆形的石磨满面春风,福及全村的父老乡亲,磨研间的古老,延续着血脉,带来的是没有任何杂质的自然纯净。

年关到了,石磨房门庭若市,更是热闹非凡,全村人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到这里,排队占磨房成了村中一道靓丽的风景,有拿簸箕的,有拿筐箩的,有拿磨棍的,有拿箩子的,五花八门,摆成了一地长龙。孩时的我也加入其中,扛着杠出两个深深凹坑儿、记录时间年轮的磨棍,等待着石磨,等待着过年要磨出的白面……

李婶一连几次都让了个,迟迟不把麦子倒在磨上,张老爹捅捅她,“该你了,怎么不磨?”李婶总是怯怯地说:“不忙,不忙。”张老爹心里明白,她家六七个孩子,男人没了,生活非常困难,一个女人家,几次天黑黑的还在地里挖野菜,接济着粮食。那年,刚生下的几个月大的孩子,大人饿得奶水不足,唯一的儿子夭折了。她这是要等在最后,为了不愿让人们看到她在磨房里的尴尬。

天黑了,李婶上磨了,一小口袋麦子,倒进水搅和了又搅和,这样出数,能磨出好面。湿漉漉的麦子倒在了磨盘眼上,黄澄澄的麦粒更显干净,磨眼儿上隆起了一个小山尖,李婶和她的孩子们,用一条碾棍推动着磨盘,小山尖随着磨盘转动的节奏,相近相依。只见上面磨盘上的小山尖,随着磨盘研磨的格勒格勒声,逐渐凹陷,麦粒堆成的尖塌陷了,李婶见势往凹坑插上了两个细木棍,活分着磨眼的缝隙,麦粒歘啦一下顺着磨眼儿进入了底下的磨盘上。

磨出的麦子,顺着磨盘的圆形四周,第一遍破了型,流到磨盘的下方,麦粒磕碎了,黄白之间的渣滓散落着。这出面要在第二遍。第一遍磨出的渣滓用簸箕收起来,返回到磨盘的磨眼上,如雪山一样,黑白相间,别有一番精致。这第二遍,磨盘之间研出了粉状,顺着上下磨盘的缝隙,缓缓流下,就像山泉里的瀑布,比第一遍细分多了,依集下磨盘形成了坡型,底部越来越大,粗糙的麸子滚落下来,上头越来越尖,似姑娘白净的脸蛋,白里透青。

李婶顺着下磨檐坡尖露出的白粉,用簸箕的舌头依次取出,放在筐箩的箩子里,箩了又箩,箩出了第一遴的白粉,这面太白了,简直和蛋清一般,清亮清亮的。李婶只箩出了四五斤的第一遴,就不再取这白面了,索性她又把这四五斤白面掺在磨盘下的第二遴里面。这一细节,都映入了张老爹的眼中,他深知:“这个家庭哪吃得起这样的白面呀!”李婶端着簸箕把第二遴磨的麦子,从磨盘底下又扫了起来,掺杂着用簸箕倒在了磨眼儿上,磨了第三遴、第四遴……磨完了,麸子没出多少,箩出的都是黑面。

按照惯例,谁家磨完了面,磨眼儿里都要留下多半磨眼儿的麦子,这既是保护磨盘,不石头咬石头,更是村里人留下的传统,也是做人的良心。李婶端着半簸箕的麦子,走走停停,不时看着磨眼,再低头看着簸箕里的麦子,踟蹰不前,又义无反顾地前行,只是脚步迈的是那样的沉重,举起簸箕,将里面的麦子灌满了磨眼。

面没磨完,张老爹就一直没走,他在观察着每户磨面人家倒进磨眼儿的麦子。他知道,李婶家困难,在看到李婶倒磨眼儿的那艰难一刻,张老爹眼泪几乎下来了。“这几斤麦子是她的保命粮,少了这几斤,她的日子可咋过呀!”

张老爹按捺不住自己的怜悯,“我说她李婶,你家磨眼儿的麦子就别倒了!”

李婶睁大眼睛,疑惑地问:“张老爹,这规矩变了?”

“规矩倒没变,你收回去吧!”张老爹坚定地说。

李婶不解,“这规矩没变,咋还让我收回去?”

“我有办法灌满这磨眼儿!”张老爹上前推她走。

李婶眨眨眼看看张老爹,“不对,张老爹能有什么办法帮我灌磨眼儿?”她恍然明白了,这是张老爹怜悯我才这样做的。她说什么也不收回磨眼儿,拎起面袋子就走。

张老爹急了,“你还信不过我!”他扒着磨盘,两手伸进了磨眼儿,把李婶倒到里边的几斤麦子全挖了出来,捧进了她的簸箕里。推着李婶,“走吧,你赶快走吧!”

“规矩哪能破!”张老爹琢磨着:“我就一人生活,咋都好对付,可李婶不同,这几斤麦子,就是她的命呀!”他把自己剩下的几斤麦子,全都拿出来,补



上了李婶的磨眼儿，心安理得地睡觉去了。

第二天，东方露出了鱼肚白，红色的霞光藏在了地平线，慢慢升起，磨房里又热闹起来。住在临街的女人狗尾巴花在村里拔尖抢上，磨房外就听到她

磨
眼
儿

的喳喳声，磨棍早就占了头牌。大袋、小袋的麦子擦得老高，显示着自己的富足。磨了小半天，才磨完了这些面，而后把个磨盘里里外外，打扫得水洗干净，舀兑曲卧里的面都抠出来了，放在自己的面袋里，可那磨眼儿，却空空荡荡。她弯腰斜眼看着旁人，背起面袋子就走。

见此情景，张老爹胸腔里如跳进了小蛤蟆，气得鼓鼓的：“你家这么富裕，还打这磨眼儿的折扣。”他的眼睛早就盯上她了，“狗尾巴花，这磨眼儿怎么空着？”

狗尾巴花看看张老爹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昨天李婶家就没灌磨眼儿，你咋就让他走了呢？”

“你这膀大腰圆的日子，能跟她比。”张老爹气愤地说。

“咋不能跟她比，这麦子也是我家汉子汗珠子摔八瓣种出来的。”狗尾巴花嘴角子冒沫，冲着张老爹大嚷大叫。

“她一个孤身女人，拉扯着一帮孩子过日子，村里谁能比她艰难？”张老爹继续和她理论。

“你咋这么心疼她，一个孤身女人就可以照顾，别人就是活该死的！”听了这话，张老爹气得两只眼睛冒着金星，握着烟袋锅想砸过去。

那时我还小，经常跑到磨房玩耍，母亲讲的张老爹接济困难户灌磨眼儿的事，早就听了满耳，几次扒着门缝，看见张老爹野菜拌麸子扒拉着吃，有时饿了就在水缸里涮半瓢水，咕都咕嘟地喝水充饥，脚都浮肿了，可他却把自己的粮食，给了磨房的困难户。看到狗尾巴花这样奚落张老爹，我幼小的心灵抱打不平起来，上前冲着狗尾巴花狠狠地嚷了一嗓子：“你赖皮！”

张老爹是人们最敬重的老人，狗尾巴花这句话激起了民愤，大安子娘说话了：“狗尾巴花，你这样说话也不怕烂嘴里子！李婶哪破规矩了？今天你家磨面，那磨眼里儿的麦子是不是满着呢？”狗尾巴花色厉内荏，咯噔变了脸色，蔫不唧地点点头，“满着呢！”

“满着呢你还空着磨眼儿，昧着良心说这话。”大安子娘眼神儿锋利，瞪得狗尾巴花，直打哆嗦。

听说狗尾巴花和张老爹闹腾，众人也都从四面八方涌进了磨房，向她开炮。人称“坐地炮”的王三儿娘，可不是个省油的灯，那次狗尾巴花占磨盘排队不守规矩，“坐地炮”把大磨棍别在磨盘上，治了她一通。这次她故伎重演，

“坐地炮”更来劲来。

“呵呵,你还黑土地里翻‘鹧头’,和张老爹较劲,咱这大磨,是全村人的‘鸟食罐’,天都知道,是张老爹的心血,要不你也吃白面?我看你这是,狗尾巴长花遭劈了!”

看见“坐地炮”来了,狗尾巴花身子佝偻着,扒在了面袋子上,慌慌张张地不知所措,她懂得“坐地炮”的厉害,内心更愧疚于张老爹的为人,她想背着面袋子快速逃跑,还没迈步,就被“坐地炮”给按在那儿了,她吓得哆哆嗦嗦,嘴里叨叨着,“麦子磨完了,麦子磨完了!”

“别说没用的,磨眼儿的事怎么办?”大家异口同声,“不灌满磨眼儿,别想下磨盘。”“给张老爹道歉,给张老爹道歉”的呐喊声此起彼伏,唾沫星子喷在她的脸上。此时的狗尾巴花,扬风鬃毛的劲头全无,威风扫地,“我错了,我错了!”连连向张老爹道歉。张老爹高声说,“给我道不道歉不重要,重要的是,要懂得规矩,填满磨眼儿。”“对!对!”众人又一阵呼应。狗尾巴花背起面袋子,嗖地跑了,嘴里叨叨着,“回家拿麦子,这就灌磨眼儿!这就灌磨眼儿!”从此,这大磨的磨眼儿总是满满当当的,装满了庄稼人实诚的心。

时光荏苒,日月如梭,大磨磨了一天又一天,磨出了脚步,磨出了心声,磨出了人们的新生活,而张老爹却一天天地老去,在那年冬季的年关前,溘然离世。全村人为之惋惜,“不能让张老爹这样孤零零地走,他没有儿女,我们都是他的儿女。”李婶来了,“坐地炮”来了,狗尾巴花来了,村人都来了。

如今随着世事的变迁,大磨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,每次回乡故地重游,那磨眼儿,都反衬出张老爹的身影,久远的乡愁,回味无穷,烙在心中,总是那样暖暖的,柔柔的……

摆 渡

春天来了，九曲十八弯的箭杆河，碧绿的冰板在温暖的阳光下，由里及外，出现了花白，变酥了，变软了，横茬换竖茬，融化成水。春燕衔泥，飞落在房檐上，河开了，姥爷宝堂，拿起了他的铁木铤，来到村口的箭杆河岸边，推下了小木船，一边逮鱼，一边摆渡过往的行人……

童年的我，常常跟着母亲步行五里路去姥姥家。到了河的西岸，母亲两只手围成了“小喇叭”，向对岸喊话。姥爷听见后，拿着厚实的铁木铤，拔掉用绳子连接小木船的橛子，双脚站立船头，那小船船头立马压入水面，船尾翘起，有时脚面被船头激起的水花溅湿，姥爷全然不顾，还是熟练地摆动着他的木铤，水浪击打着船头，船尾形成了凹陷的水窝，两侧泛起了长长细细的两道水花。姥爷摆渡木船，不像别人用桨和船篙支撑木船，而是用木铤在船头一铤一铤地摆动，代替桨杆的作用，一下一下摇过来，接上我们，又一下一下摇过去。每次坐上姥爷的摆渡，在船帮边伸出小手，划着泛起的水流，我就心花怒放，姥爷铁木铤的划水声与我这五个指头的划水声汇集在一起妙不可言，成为我永远的记忆。姥爷啥时干上的摆渡，母亲也说不清楚，可母亲却记住了摆渡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，从我刚刚记事的时候，便灌满了我的耳窝。

那天傍晚，夜幕下的河面，波浪起伏，河心一闪一闪的水亮，忙了一天的海鸥漂游在水面上，懒洋洋地伺机叼食着鱼虾和紫蟹。姥爷用手掬起漂在河面上木块，木块底下拽着棒子粒儿的螃蟹倒子，顿时，圆脐绿盖的一串一串螃蟹，悬在了河面上。丝网网起的大鲫鱼，活蹦乱跳，砸得船舱唧唧响。姥爷喜在眉梢，迅速把这胜利果实装入水桶和鱼篓里，下船拎着就走。

姥爷原先以捕鱼为主,有人求助时才帮人渡河。有一年,摆渡一位老和尚,谁料这和尚渡过来又渡过去地没完没了,还故意问姥爷:“你烦吗?”姥爷实话实说:“能不烦吗?我还急着捕鱼呢!”和尚哈哈大笑,顺手从怀里掏出几块银元,用一块布裹好,递与姥爷留念。姥爷再三谢绝:“你们出家人,要靠我们供养,怎能要你的钱呢?不行,不行,绝对不行,请您收回吧!”“让你收好,你就收好,这又不是给你的。”和尚硬把那包银元塞给了姥爷,便念叨着“阿弥陀佛”扬长而去了。姥爷顿时困惑起来:“怎么给我又不是给我的?”他发现包银元的布上写有几行字,便跑到镇上,请吴老秀才解读。秀才戴上老花镜,轻声念道:“娑婆世界,此岸彼岸。渡人渡己,蔗境弥甘。天知地知,般若万千。”接着叮嘱道:“这是让你拿钱换条好船,多帮行人过河,善人善举啊!”从此,姥爷把那块布偈珍藏起来,干起了义务摆渡,捕鱼反倒成了闲暇之事。

有一天傍晚,姥爷收拾好小船准备回家,忽然听到河对岸扑通一声,一个黑黑的人影跌入河中。姥爷收起回家的脚步,又折返回来,“不好,快救人!”他没有迟疑,跳上了木船,抡起铁木铰,疾驶而去。驶到近前听到孩子“妈!妈妈!”微弱的哭叫声,孩子从岸边溜进了水里。姥爷先把孩子捞进了船舱,随即跳进了河里,向下水的地方来回游动,黑暗中,他的脚触碰到了女人的身体,他一个猛子扎下去,把孩子的妈妈抱上了岸。可是这个鸠形鹄面的女人,已没了脉搏,三岁男孩的哭喊声也越来越小。

姥姥做好饭菜等待了多时,热了又凉,凉了又热,后来索性点上煤油灯,借着灯窑前发出的光亮,补起了渔网,继而又做上了针线活,几次灯捻子板结了,光亮渐暗,姥姥用大梅针剥掉这硬捻子,灯窑里的光,暗了又亮,反反复复在屋子里回荡。“不对呀,今天老头子怎么还不回来?我得去看看去!”她打开手电筒,手电筒的光照亮了过道,她迈开两只小脚,笨笨磕磕地奔下坡子向河边走去。手电筒的光照到了河面,照到了小木船,木船上的姥爷,一手抱着个孩子,一手划着木船。姥姥顿时懵了,“老头子,这大黑天,谁家的孩子?”“快过来,帮个手!”姥爷在船上向姥姥求助。姥姥的小脚迈到了岸边,姥爷的船靠到岸上。姥姥双手接过孩子,手电筒的光照在了船舱里的女人身上,“怎么这里还有个死人?”吓得她魂不附体。“别闹,看吓着孩子。”姥爷叮嘱她镇定。姥姥哆哆嗦嗦的,双眼盯着姥爷,“这究竟是咋回事?”姥爷没有回答,摆着手,让她抱着孩子快快回去,自己在一处岸边的芦苇丛里,把孩子娘

摆
渡

的遗体安顿好后回到了家里。

看着孩子一点点好转，姥姥用白瓷调羹把一勺一勺高粱楂粥喂进他的嘴里，小男孩有了精神，又疯狂喊着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”“孩子，你们从哪来？你们是哪的人？你妈妈怎么了？”姥爷一连串地问话，小男孩只是摇头，仍然找妈妈。这么折腾了好一阵子。孩子吃饱了，姥姥哄着他睡着了，姥爷把在河边发生的一切向姥姥全盘端出。老两口断定，这是个外地逃荒过路的，看孩子的情况，保不齐那孩子的母亲是饿死的。

第二天，姥爷找来乡里乡亲的爷儿几个，研究这事怎么办？大家你一言，我一嘴，都没有什么好办法，总归这是一条人命啊！“这孩子我养了，等几天，实在没人找，就把孩子娘再埋了。”姥爷的话一锤定音，爷儿几个都纷纷点头同意。一个礼拜过去了，每天姥爷都到女人的尸体前看看，身上覆盖的苇叶被风吹散了，姥爷又采下新苇叶盖上，保护着遗体。又过了几日，姥爷见实在没有音讯，就在出事的河岸边，找了个地方把这女人埋了。为了给死去的女人以尊重，姥姥扯了几尺白布，给小男孩做了一身孝袍子，埋她的那天，姥姥、姥爷抱着孩子，向孩子的妈妈鞠躬，做最后的告别。

姥爷只生下六个女儿，没有一个男孩，小男孩成了姥姥家的重要一员，他的到来，也给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。大家对他疼爱有加，姥爷给孩子起了好听的名字，叫“过河”，意思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有时他还在众人面前自豪地说：“老天有眼，又赐给了我个大孙子。”眉宇间释放着喜悦。小过河一天天长大，跟着姥爷在河边和渡船上玩耍，感受着水上生活。

箭杆河水色青青，鱼虾、紫蟹、银鱼应有尽有，纯净的水乡，孕育着万物生态，海鸥、野鸭、大雁翱翔，芦苇丛生，贝壳物类随处可见，记忆深刻的是，那一双兜拉网，逮下指甲盖大的贝壳青晏，就有一麻袋。贝壳煮熟，蒜拌或包饺子吃，更是佳肴，如今那青晏早已灭迹，而那贝壳，深挖三尺还可见到盛产时的遗迹。

时光正午，箭杆河万顷之波，水面波光粼粼，小过河在摆渡上嬉水，姥爷的木铎搅动着河面。不时，有鲤鱼从水面腾空跃起，正好闯进了过河的怀里，过河趁势揽鱼，溜到了船舱。小过河脱下了裤子，张开裤腰，把一条红尾金鳞的大鲤鱼塞进了裤裆，卷了起来。他光着小屁股，趴在上面，不管这条鲤鱼在裤裆里怎么蠕动，过河搂着不放，撅着的屁股，被太阳照个正着，逗得姥爷哈

哈哈大笑。此时，一条大黑鱼出现了，“爷爷您看！”姥爷顺着小过河手指的方向，喜出望外，“你又出现了，今天说什么不能让你跑掉。”姥爷玩儿水那是一绝，黑鱼被诱导到了芦苇里，悠哉释然，放松了警惕。姥爷眼毒，时机一到，像猛虎扑食，扑到了芦苇与黑鱼的最佳处，尺蠖之屈，两只粗壮的大手，顺着芦苇的空隙，死死地掐住了黑鱼的脑袋，黑鱼无论怎么挣扎都没能逃出姥爷的手心，黑白相间的鱼尾露出了水面，“小过河，拿网兜来！”小过河光着屁股，手拿网兜，从木船鱼跃跳入了河中央，张开网兜。大黑鱼瞪着两只溜圆的眼睛，蹦跳就如毛驴抱起蹶子的劲头大，姥爷使尽了全身力气，总算把大黑鱼装了进去。大黑鱼长过小过河，在网兜里怎么折腾都像笼子里的鸟，飞不出去了。过河在水中赤着身子，身后贴着黑鱼，如龙腾凤舞，左右翻飞，成为水中芭蕾，美妙得如哪吒戏龙。“过河，你先把鱼送回家，让你奶奶熬鱼吃，我再待会儿。”“爷爷，这鱼太大，我搬不动！”姥爷看着小过河吃力的样子，呵呵地笑了，“去，到村口喊你姑姑帮忙！”姥爷又在河里寻觅着新的猎物。

天刚露出鱼肚白，鸡叫三遍了，这叫声就像是姥爷的定时钟，又该起床了。姥爷顶着黎明前的蟾宫，起身拿起了在门旮旯戳着的铁木铰，奔向了木船。到了这个点儿，不起来他心里闹得慌，要说原因，连他自己都说不清。片刻，对岸出现了喊声：“师傅，我们要过河！”真是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。一听这喊声，姥爷来了精神，“别着忙，我这就起船！”姥爷把船摇到对岸，这是个赶早市的中年男子，用自行车驮着一口袋红高粱和几捆鲜菜。姥爷帮人搬动货物，“这车子你可要扶好，别掉河里。”“大爷，没事儿，我扶着呢。”中年人用感激的眼神望着姥爷。一到早饭前后，这赶集上店、下地干活的人都要从这里过摆渡，那时也是姥爷最开心的时刻，这么多人都要乘坐他的小木船，自豪感油然而生。其实，在这时也是他最担心的，船小，上船的人多，遇到风浪也曾翻过船，姥爷先把落水的人拖上岸边，自己再沉入河底，用双手抠起木船，举过头顶，翻了过来，掉到河里的东西，姥爷钻坑挖洞，在水里漫游也要找到，然后交给坐船人。

日头升起了一竿子高，姥爷看着过摆渡的人差不多了，就拿起了渔网撒向河里，他刚拾起渔网，就听到河对岸的叫骂声：“站住，站住，这个臭娘们，再往前走一步，我就歇死你！”那女人吓得要命，变了嗓音狂呼：“救人呀！救人呀！”女人蓬乱着头发，径直跑到河岸，像遇到救星一样：“宝堂爷，我要过

摆渡